

星空中的普魯斯特

Proust Among
the Stars

Malcolm Bowie◎著
廖月娟◎譯

現代名著譯叢

星空中的普魯斯特

Proust Among the Stars

鄧平 船
知覺
PDG

現代名著譯叢

星空中的普魯斯特

2000年8月初版

定價：新臺幣280元

2000年9月初版第二刷

有著作權・翻印必究

Printed in Taiwan.

著者 Malcolm
Bowie

譯者 廖月娟
發行人 劉國瑞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
電話：23620308・27627429
發行所：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
發行電：26418661
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-3號
郵撥電：26418662
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

責任編輯 李國維
封面設計 吳惠菁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

本書如有缺頁，破損，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。
<http://www.udngroup.com.tw/linkingp>
e-mail:linkingp@ms9.hinet.net

ISBN 957-08-2109-4(平裝)

Proust Among the Stars

by Malcolm Bowie

Copyright © Malcolm Bowie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

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:

2000 LINKING PUBLISHING CO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孤獨的蝸牛，時間的翅膀：

漫談普魯斯特和《追憶似水年華》

張讓

多年前，我問一位法國朋友最喜歡的法國文學作品，她答：「普魯斯特的《追憶似水年華》。」那時我只知普魯斯特其名，此外不過在書店裡翻過一兩次他那部看來艱澀的巨著。有天無心中買了冊減價本，回家翻了翻，看不下那密密麻麻的呢喃夢囈，於是放到書架上，意思是等那天鼓勇再試，想當然那書便就立在那裡吃灰，未曾再動過。直到兩年前大膽接了書評，別無選擇臨時才生吞活剝聯經版的《追憶似水年華》和一堆英文參考書籍，算正式認識了普魯斯特。現在，我仍深深記得當時埋首書中的樂趣。

從一九二二年普魯斯特去世至今，已有無數研究他的著作出版，而新傳記、書信集、導讀、

1—孤獨的蝸牛，時間的翅膀



評論、感想仍不斷出現。今年，美國學者威廉·卡特（William Carter）的新普魯斯特傳記問世，八月則輪到法國作者的版本上陣。普魯斯特似乎不但永不過時，而且越來越吃香。一九九八年，紐約成立了個「美國普魯斯特學會」（Proust Society），每年慶祝他的生日，餐會上吃的是《追憶似水年華》裡寫到的菜肴。舊金山有個「普魯斯特咖啡館」，「普魯斯特讀書會」在那裡聚會朗讀《追憶似水年華》。

艾德蒙·懷特（Edmond White）在《普魯斯特小傳》開宗明義說：「對當代英國學者和作家而言，普魯斯特是二十世紀最受推崇的小說家。」西方作家不但讀普魯斯特，而且寫普魯斯特。阿藍·德·巴敦（Alain de Botton）寫《普魯斯特如何改變你的一生》（*How Proust Can Change Your Life*），告訴讀者普魯斯特如何能在各方面幫人度過難關。菲利絲·羅絲（Phillis Rose）寫《閱讀普魯斯特一年》（*The Year of Reading Proust*），以之為日常生活指南。瑪麗·戈登（Mary Gordon）每天開始寫作前，要先讀十頁普魯斯特。旅居法國近幾年走紅的俄國小說家安垂·阿西門（Andre Aciman）熱愛普魯斯特，寫的小說十足普魯斯特風味。

為什麼讀普魯斯特？《追憶似水年華》堂堂七冊，前後三千多頁，是史上最長的小說，即便在生活步調較緩的十九世紀都要讓人望而卻步，更何況分秒必爭的現代？沒別的理由，只有一個字：好。如果說身為中國人不能不讀《紅樓夢》，那麼身為藝術世界的公民就不能不讀《追憶似水年華》，即便只是其中一冊也好。若你讀《追憶似水年華》，會發現敘述者普魯斯特在裡面反覆指陳，人可經由藝術認識自己，藝術是人文成就的巔峰。所以他能一邊跌入宿命的蒼涼，

一邊又藉藝術的翅膀飛了起來。普魯斯特賴藝術、爲藝術而生，同樣，他的藝術足以托起陷身平庸和混沌的芸芸眾生，帶之離地三尺而開雲見日。

然而談論藝術作品的「功能」其實無關宏旨。《追憶似水年華》之好不在它可否教人，在它準確、深刻又動人。維吉妮亞·吳爾芙讀了《追憶似水年華》自慚形穢，悲嘆：「此後還有什麼可寫？」她的寫作幾乎全面癱瘓。約翰·厄普代克最近在《紐約客》雜誌裡形容普魯斯特「依然輕盈誘人如一席羽毛床被，綿延彷彿無盡的文句起落輕嘆，像平靜的大海在月光下銀鱗閃爍。——一個人如何以幾句話或一本書總括普魯斯特的畢生之作？說《追憶似水年華》宏偉如大教堂、繁複若交響樂，說它是浮世繪、百科全書，說它是現實的望遠鏡、顯微鏡或三稜鏡，都不過抓住片面而已。藝術之不同於學術，即在無法一語道破。一個人可以讀千本《論追憶似水年華》，而仍在門外，不知所云。但是對讀過原著的人，像麥爾孔·鮑義這本《星空中的普魯斯特》，就書中反覆出現的主題如自我、藝術、時間、道德、政治、性和死亡逐步分析（奇怪他竟未討論愛情和孤獨），則有助解讀其中機關密碼，按圖索驥，理解妙處所在。

鮑義在序裡三言兩語便抓住了《追憶似水年華》的神髓。他形容書中敘述者既是「陷身其中的芸芸眾生」，又說他超脫其上，是個「制法者，偉大藝術的監工」；說他「既是個合唱團，又是個獨唱者」。點出貫穿全書的特質：自我矛盾和多面呈現。因此，它的語言「既縹緲又簡約，兼具冒險輕佻與保守含蓄」；它的人生觀照宿命蒼涼，「所有的愛情終將以分手收場……所有旅程的終點都是失望，而所有的滿足不是太微不足道，就是來得太晚。」而作品本身對生命

種種，大至哲學、繪畫、科學、音樂，小至生活瑣屑的無盡探究思辨，又表現了無窮的樂觀活力。《追憶似水年華》雄健又且瑰麗，瑣碎又且深沉，既是悲劇又是喜劇，自己不斷與自己掣肘，前面拆台後面已經又蓋了起來，讓人發噱，又讓人深思。

普魯斯特一八七一年生於富裕之家。父親是名醫，母親是猶太人。因氣喘和強烈過敏，身體一直衰弱。很早他便發現自己的同性戀傾向，但終其一生極力隱瞞，儘管熟知他的人都知求真相。普魯斯特常將自己現實生活中的同性情人化身為女性，變成敘述者的戀人。《追憶似水年華》是有史以來，首部全面探討各種性慾傾向的小說。他天性敏感，喜歡文學、音樂和藝術，尤其對貴族充滿好奇嚮往。他不喜歡工作，年輕時喜歡混跡權貴之間吃喝玩樂，寫些華麗造作的文章，包括一本未完的自傳小說《讓·桑德伊》（*Jean Santeuil*）直到他讀到英國美學批評家約翰·魯斯金（John Ruskin）的著作，改而致力大教堂的研究。然而閉門專心寫作，得等他依戀極深的母親逝世以後。

《追憶似水年華》從開始「妾身未明」到終於「驗明正身」，是一段搜索發現的過程。原來計畫只是一篇駁斥評論家聖柏（*Sainte-Beuve*）的散文（所以全書彷彿如變形的哲學論文），漸而形式和主題浮現，發展成以讓·桑德伊為藍本的長篇小說，而且一再延伸，從一冊、兩冊擴充為最後七冊才完。他像蝙蝠一樣，晝伏夜出，白天關在軟木牆隔音的房裡寫作，晚上才出去社交。他雖閱歷有限，但善於觀察記錄，且想像力如天馬行空，加上學識淵博（草稿裡光提到的畫家就有三百多位）和一流的文筆，從著手動筆到五十一歲去世，他爬梳畢生所見大小粗細，

傾盡內心所有光華和污穢，結晶成《追憶似水年華》。他工作之嚴謹認真驚人，光第一頁就修改了十二次，寫作和印刷過程中的填補追加更難以計算。說嘔心瀝血，一點都不誇張。

無可否認，《追憶似水年華》是來自傳小說，儘管普魯斯特極力反對將作者和作品混為一談，書中無處不是他的影子。他化身千萬，像個腹語家，從各個角度以各種聲音發言，為生命種種事物翻譯解析，好像時間隨時可以凍結，等候他議論完畢才恢復運行。他明言時間是全書主題，他的目的在逮捕時間，追回過去。鮑義在本書裡則提出，普魯斯特所真正表達的時間不止於文中所說的往事重現，而在他千絲萬縷纏繞不絕忽而雄辯高談忽而喁喁低語的節奏，在那千變萬化跌宕反覆的節奏裡時間開闔收放，展現炫人的神奇。鮑義所說一點也不錯，當你打開《追憶似水年華》，融入普魯斯特綿長的文字中，神思飛動，靈魂的毛孔逐一開放，便進入了時間，進入永恆。所以他說：「也許普魯斯特畢竟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歐洲小說家。」

最後，與其說《追憶似水年華》是關於時間，不如說是關於孤獨。終其一生，普魯斯特因為血統、性向、性格與體質（猶太人、同性戀、作家與病人），是個極端隱私而孤獨的人，他的小說在在表現了孤獨的多種面貌。全書從頭至尾，是一個人對人生百相巨細靡遺的觀照，書中角色各自閉鎖在各自的秘密和恐懼中，敘述者不但呈現了他們的各種錯亂情結和變形，更暴露自己獨立眾人之外隔岸觀火的疏離。《追憶似水年華》是普魯斯特和敘述者在孤獨中尋找意義的記錄，是孤獨曲折漫長的註腳。時間不過是孤獨的範疇。

本文作者為專業作家

燦爛的謊言

談鮑義著《星空中的普魯斯特》

李爽學

廖月娟小姐所譯的《星空中的普魯斯特》(Proust Among the Stars)乃年來中文世界的佳譯之一。原作者麥爾孔·鮑義(Malcolm Bowie)在牛津大學教授法國文學，係英語世界的普魯斯特與精神分析權威，經常在媒體上從事文化批評的活動。普魯斯特《追憶似水年華》(À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)的中譯本在台灣已出版有年，但是艱深晦澀，「長篇大論」，比起村上春樹等台灣讀者熟悉的舶來作家，恐怕還是有人會問一句：普魯斯特何許人也？

這個問題看似容易，回答實難。說他是廿世紀法國最偉大的小說家固然對，然而這樣說只見皮毛，重點全失。張讓的序文裡，則用隱喻稱呼普魯斯特是隻「孤獨的蝸牛」，是一雙「時



間的翅膀」。這就說中人格，也表出普魯斯特的藝術特質。卅年一覺巴黎夢，普魯斯特確實像隻蝸牛，蹣跚獨行在文學寂寞的小徑上。除了身邊照料起居的管家外，他與世隔絕，幾乎不問俗事。即使寫作，也是細火慢焙，密針細縫，動作溫吞到令人不耐。「蝸居」歲月所織就的是斑斕錦繡，而《追憶似水年華》這個書題中「追憶」與「年華」兩詞所示，正是「時間」，也就是說普魯斯特果然乘著「時間的翅膀」在飛行，是坐在青鳥的車駕中直衝霄漢。張讓的比喻有趣又切中肯綮，不過《年華》可是皇皇十五卷，而普魯斯特當真是一點陳述加上兩個喻詞就可道盡其人其書？

我想誰都不會這麼天真，鮑義更有獨到之見。《星空中的普魯斯特》從「自我」下手，收梢於普魯斯特的「語言」，間夾的議題如「時間」、「藝術」、「政治」、「道德」與「性」等等，也都是《追憶似水年華》重要無比的議題和主題，對領略小說不可或缺。文前說過，鮑義熟悉佛洛伊德與後佛洛伊德的各種理論，也迭見相關著作，可是《星空》的英文原著雖出版於兩年前，時序早已進入後現代，鮑義在研究取向上似乎仍有一大部分師法前人，回頭一走就進三、四〇年代，反而自新批評大師攝取了不少批評上的靈感。新批評的看家絕活是「細讀」(scrutiny)，儘管在世紀之交早已乏人問津，這卻不意味著「細讀」廢之可也。文學批評的高度發展不出百年，後浪前浪之間的空隙猶如黃河冰擠，各方霸主也只能管領風騷數十甚至數十年。緣起緣滅，更有那石頭擲下卻水波不興者。話說回來，評論界的有識之士都知道新批評就像德希達的解構主義一樣，早已潛流融入我們的批評意識之中。上舉有關《追憶似水年華》

的幾個批評課題，鮑義「細讀」起來可謂絲絲入扣，周延詳盡，其誨人啓迪之處還加染精神分析和語言哲學，一點也不讓時下的文化批評專美。從德希達的名字淡出開始，我們已經很少看到像《星空》如此精讀細品的典範。

要認識鮑義的好處，我非得舉例說明不可。新批評好談敘述觀點，《追憶似水年華》除了少數例外，幾乎都用第一人稱來寫，是以全書條貫所在乃敘述者的中心意識。他個性顯然，用鮑義的話來說是個「耽於自我的人」。加上全書所述又都是這個角色個人的「榮耀和悲傷」，我們故而忽視不得「我」(moi)字在《年華》裡的關鍵地位。文化上的本質論者每每好問「我」是誰，「我」又如何演變成「我」？普魯斯特對於類似問題也是疑竇頻啓。他的疑慮，後殖民理論述可能推向政治爭執，解構主義者或許會拿來檢驗主客體的消長，然而「我」可不僅是個後現代議題，從有人類以來「他」就問題重重。上面的問題，保守的新批評家回答起來可能「以上皆非」，單從文化「常識」來處理。在《蓋爾芒特家那邊》，普魯斯特的困擾由敘述者表出：他不知昨日之我何以又是今日之我，睡後怎麼可能回到睡前？鮑義在這種困惑中看到中國人所說的「本性難移」，不過也從新批評家的角度加以質疑。精神分析的慮深思精，又讓他緊接著體會到禪宗「見山是山」的人格與心理哲學。鮑義說我們睡後會經歷「渾沌、渙散」的階段，待意識甦醒，心智集中，昨日的「我」也會重臨主體。不過此時主體已經經歷過一番「掙扎、交戰」，所尋回的其實是也不是從前的自己。他有所「了悟」，可能三度見山。

鮑義在《星空中的普魯斯特》伊始就捻出「我」的獨特意義，表示他所細讀的《追憶似水

年華》是一部充滿省察力的小說。這種省察力不僅表現在書中第一人稱敘述者身上，同時也表現在諸如《斯萬之戀》裡第三人稱角色的敘述肌理內。鮑義的觀察敏銳，認為敘述者經過多次山水之見，到了《年華》最後，儼然已經是個道德的捍衛者，不但銳槍利劍嚴詞批判世間男女，也以仁義自我期許與約束。小說中的角色複雜萬狀，如今似乎又因此而由敘述者張眼注視的芸芸眾生化為他本人。

單挑「我」來分析，鮑義給我們的啓示巨大若此。《追憶似水年華》以「時間」始，以「時間」終，這個概念如影隨形，對普魯斯特確實重如泰山，鮑義的分析當然更為細心。法文和所有印歐語系的語言一樣，語句和字彙都有其獨特的形態學(morphology)，批評家可以由此觀察時間。語句和字彙又是大段文章的成分，組合之後，又形成另一種時間形態，可以類推到整部小說。從單句再看，記憶和現實也可以合成抽象和真實兩種時間意識，在讀者的反應裡迴腸盪氣。鮑義自《年華》的語言出發，是小處著眼，然而他也會往大處觀察，思考普魯斯特的時間理論。小處著眼，有可能陷入瑣碎零雜。鮑義令人佩服的是筆如魔棒，經常把乏味的語法分析轉成趣味盎然的時間之歌。普魯斯特句長段長，這是思考嚴謹下筆謹慎的反映。鮑義分析長句，卻說「時間急迫和多變的一面」俱在其中。又說「時光是由格子狀的空間旅程來測量的」，而普魯斯特的「主題句」往往就是「時光」的串連者。

上文所引最後的一句話，是由空間在探索時間。鮑義其實也常逆向由時間反觀空間，這時他多半已經越過語言學而進入哲學的層次。倘涉及更大範圍的時間概念，他所析論者雖是柏格

森（Henri Bergson）式的哲學問題，我的感覺卻是論述又往上提升，進入了藝術的世界。時間可以冥想，也要用血肉去經驗，更重要的是，冥想或經驗都應該放在「美」的價值上來體會。所以鮑義警告讀者不要輕忽普魯斯特句與句之間的「底層結構」，因為其中「都暗藏一齣時間劇」，「一旦讀者洞悉到某種程度，就可感覺過去、現在與未來相互衝擊的動力。」由於普魯斯特具有這種藝術化時間的能耐，是以《追憶似水年華》才能讓人「在閱讀的現今，重新品嚐過去的滋味，且在文本慢慢開展之時，嗅出多變的氣味。」鮑義分析模式，簡直把時間視同文學了。

眾所周知，普魯斯特極其重視真理。《在少女們身旁》這一卷，斯萬爲了道出真理，曾對父母撒了個無傷大雅的謊。這支小插曲有如《妙法蓮華經》裡佛陀的「方便觀」，也有如《福音書》裡耶穌自述的「比喻觀」，爲的都是要發瞶啓蒙，讓人了解世間真相。普魯斯特和宗教家當然有所不同，因爲佛陀和耶穌並不強調文學家眼中的藝術。而斯萬這一類的「謊言」卻是一種「燦爛的謊言」，在古希臘曾經惹得柏拉圖狐疑不已，試圖藉冷峻的理性將之逐出理想國。不過古希臘也有這類「謊言」的擁護者。亞里斯多德的理性較爲合乎人性，就曾多方頌揚荷馬和悲劇家，說他們所吟所誦殆屬真理的美學形式。在《星空中的普魯斯特》裡，「燦爛的謊言」這句話無異於「藝術」或「文學」，可以和結語那一章強調的「巴爾貝克沙灘上的星光」交互輝映。

談到這裡，我想我已經把《星空中的普魯斯特》裡鮑義的妙處大致指出。但「燦爛的謊言」

這句話仍然得費詞再加斟酌。從批評眼光的角度看，鮑義的洞見充斥全書，直指《追憶似水年華》的主題精神，把普魯斯特關心的時間律動和音聲之美和盤托出。在這層意義上，「燦爛的謊言」裡的「謊言」似有語病之嫌，因為鮑義不會自視所言乃「謊言」。不過我們如果把「燦爛」兩字移為《星空》內「真理」或「洞見」的修辭，那就再恰當不過了。本書不但論證嚴謹，滴水不漏，鮑義最了不起的還包括駕馭批評語言的能力。普魯斯特文如流水，鮑義則筆若行雲。有位評論家說得好：鮑義「三句話講出來的道理，許多學者枉費力氣，花上一章的篇幅都還未必說得清楚。一句句的優雅再合以從容的淵博，鮑義成就的其實是一部具體而微的一九九〇年代的《模擬》（*Mimesis: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*）。把一九三〇年代奧爾巴哈（Erich Auerbach）的丰采重現無遺。

鮑義的「重現」呈現得自然無比，我們讀來一無炫學之感，也不覺得他因文造情。但走筆至此，我卻得「話說從頭」，談談讀者手上用中文鏤刻的這本《星空中的普魯斯特》。因為倘無譯者廖月娟小姐的努力，英文原文裡鮑義的好處我們看不出，也道不得。廖小姐譯書，大抵得力於錢鍾書所謂「化」字的精要，以語言交換上的「神似」為重。話說回來，廖小姐雖然語語皆有所本，可不是字字都「忠」於原著。世俗的翻譯定義是缺一不可，字句要緊貼作者原文。倘若以此為準，廖小姐事實上有少許誤解，明顯的脫漏則不少，某些用語似乎也選擇得不夠地道。然而除了後一點，上述這些「毛病」其實是「化譯」所常見。這不僅因為「化」和「訛」只有一線（部首）之差，也因為譯者所期待者乃原著神髓而非字義所致。然而話再說回來，姑

且不論天底下沒有「完美的翻譯」這回事，僅就鮑義的淵博與高雅而言，廖小姐所選譯的「化譯」還是比譯界常見的「貌似」而「神離」來得高明許多。就我所核對過的部分譯文而言，我更覺得瑕不掩瑜，廖小姐的中譯本《星空中的普魯斯特》並不輸鮑義的英文原作。

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

法文版本與譯本說明

本書普魯斯特引文出自普勒阿德新版（Pléiade edition, Paris: Gallimard, 1987-9）的四冊《追憶似水年華》，總編輯是塔狄（Jean-Yves Tadie）。引文後面的數字則代表在此法文版的冊別和頁碼。英譯本則是蒙克里夫（Scott Moncrieff）原譯，前後經過基爾馬丁（Terence Kilmartin）和恩萊特（D. J. Enright）不斷修訂、改譯、校正後的六冊英譯本（Chatto and Windus, 1992；美國版則為New York: Random House, 1992）。引文之後第二個冊別與頁碼，則是此英國版。至此，英譯本可圈可點，令人激賞，但本人在引用時，不禁又悄悄地修正了小地方。（引文中譯部分則由本書譯者據以上兩個版本重譯。然冊名與人名、地名等專有名詞則保留，與聯經中文版一致。）

此部小說及各冊名稱的法文原文如下：

《追憶似水年華》 *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*



《在斯萬家那邊》 *Du côté de chez Swann*

《在少女們身旁》 *À l'ombre des jeunes filles en fleurs*

《蓋爾芒特家那邊》 *Le Côté de Guermantes*

《索多姆和戈摩爾》 *Sodomie et Gomorrie*

《女囚》 *La Prisonnière*

《女逃亡者》 *Albertine disparue*

《重現的時光》 *Le Temps retrouvé*

* 《在斯萬家那邊》則又分為下列三卷：〈貢布雷〉（Combray）、〈斯萬之戀〉（Un Amour de Swann）與〈地名·名稱〉（Noms de pays: le nom）

本書引用的書籍和參考資料皆列在頁尾原註的部分。

